

记者跟着“00后”考古队员来到余姚江桥头遗址—— 聆听历史的心跳

本报记者 陈 醉

宁波城区出发，驱车40分钟，就到了余姚三七市镇渔岙自然村东南角的江桥头遗址。

今年，作为浙江“考古中国—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”课题主动性发掘项目之一——江桥头遗址正式启动东区考古发掘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支年轻的考古队“上岗”，9名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，“00后”占了一半。24岁的渠怀贺是其中一员。

远远，我一眼认出素未谋面的渠怀贺，一身黝黑到发红的古铜色皮肤，是那种日晒又反复风吹后独有的“考古色”。他就等在田埂边，来引我进入考古工地。

中华文明需要青年一代的赓续传承，刚结束考古发掘的宁波朱楼遗址因一群来自全国9所高校的“00后”考古而备受关注。不难发现，如今，在野外考古一线，在博物馆，越来越多年轻人躬身入局，古老和年轻如何相知？又如何碰撞？我跟着“渠怀贺”们，一起去发掘古老文物的秘密。

第一铲就带来兴奋

“你们随时来，我们随时都在！”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、余姚江桥头遗址考古领队王永磊约采访，无比顺畅。考古项目的“启动键”一旦按下，考古人便“泡”在了工地上，无论寒暑。

挂断电话，顺手查了查气温：9月26日，晴，最高温度28摄氏度。“正好，秋高气爽！”我抓起一件防晒衣、一顶帽子，直奔考古工地。很快，在成畦连片的稻田深处，背靠山脚的地方，一个个探方探沟就在我眼前铺开，就像一个精妙的大棋盘。

“给，挖土吧！”渠怀贺直奔主题，递来手铲，带我走过狭小的楼梯，下到其中一块探方里，这是他的“责任田”。我用眼睛“量了量”，约莫10米长、5米宽，周边还分布有六七个差不多大小的探方，粗略估算，整个考古工地面积有400多平方米。我学着渠怀贺蹲下来，面朝泥土，想起来之前做的功课：江桥头遗址，毗邻赫赫有名的井头山、田螺山、河姆渡等史前遗址群，是浙江探寻河姆渡文明脉络的又一重要考古项目……

“一铲子下去，会不会铲坏六七千年的文物？陶片应该不容易撬断吧？”越想越纠结，我就在这种“战战兢兢”中，小心翼翼地铲下了考古生涯的“第一铲”。

“有东西！”不知是不是幸运，我的铲子尖触到硬物的“讯号”传导到指尖，我瞬间大喊一声，心怦怦跳。

几乎所有探方里的考古队员都被我惊动，齐刷刷“嗖嗖”站起，向我这边张望。渠怀贺赶紧过来帮忙，用手摸了摸这堆被我翻出来的黑土，最终摸出一块小石子。“虚晃一枪！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掩饰尴尬，但那种挖到“宝贝”的兴奋久久环绕着我。

休息时，我跟大伙聊起这个小发现，他们七嘴八舌地抢话：“我刮到出个发绿的家伙，一挖出来是个青铜箭头。”“上次那把石斧，是我在野外无意中发现的”……

听着听着，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惊喜的世界，你不知道下一秒会跟哪一段历史产生交集，会和哪一个文物遇见，这种满足洋溢在他们脸上，也充盈在他们心中。

画出历史的“心电图”

考古队员张旺负责的探方挨着渠怀贺的，我一起身，看到他趴在探壁上一点一点刮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一会又转身拿起画板，在一张布满定位线的图纸上画几笔。

“画什么呢？”好奇心驱使我凑了上去，发现张旺眉头紧锁。

“前两天下过雨，泥土湿度高，土层界限很模糊，不好画呀！”张旺头也没抬。我顺着他目光凝视的方向，仔细打量起他口中的“土层”，脑子里闪现的是我爱吃的“千层蛋糕”，层层分明，可眼前，哪来的“层”？

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土质土色辨别可以说是考古基本功。张旺拿着手铲，在刮平的地面上，切得笔直的探方四壁上画一些线条，被这些线条分割开的土层之间的厚度差异也很大——最厚的有30多厘米，最薄的大约只有几厘米。

“就像一本倒叙的‘历史书’，每一层反映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个瞬间或某个时段，野外考古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把土层分布样貌探出来、画下来。”在张旺手中，这里近十个土层贯穿河姆渡晚期到宋代5000多年的历史，都一一画在了这份土层剖面图上，一条条代表两个土层间的界限，线条起起伏伏，层层叠叠。

“这不是历史的心电图嘛！”我几乎脱口而出。

这正戳中张旺的心坎：“没错，可以



“00后”考古队员渠怀贺指导记者(右)清理土层。

拍友 王永磊 摄

画出泥土的心跳声，多酷！”

今年24岁的张旺跟很多科班出身的队友不同，他主修的专业是“文物保护与修复”，原本在烟台博物馆做汉六代的陶瓷和纸质修复，本该待在空调房间里，却因为着迷于土层研究，走进了野外考古队。

“猜猜，这画的是哪一面的探壁？”张

旺挥挥手中的图，又指了指探方的四面壁考我，我左比右对，一脸懵。

“土层的门道可多着呢！”张旺告诉我，为了研究土层，他可没少下功夫。尤其南方气候湿润，仅凭书本上写的土质、土色来区分存在一定困难，往往土层刚刚刮出来是一个颜色，太阳一晒又变



余姚江桥头遗址。

拍友 王永磊 摄

横店影视城NPC李万里——

带着游客回宋朝

本报记者 沈听雨 共享联盟·横店 单冠定

国庆假期，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园景区人头攒动。横店影视城艺术团演员李万里很忙碌，只见他身穿一件马甲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喇叭，正激情澎湃地给围在他身边的游客“讲戏”。

作为景区的一名NPC(non-player character,意为非玩家角色)，他扮演的是横店影视城推出的“我在横店当群演”环节里的导演角色，引导游客沉浸式体验现场拍戏。

来横店11年，李万里演过的NPC有许多。刚过去的暑假，他还扮演了横店影视城为应对高温创新推出的角色——“大宋送冰员”，为游客送去清凉，传播宋朝文化。

NPC一词出自游戏，是指游戏中随机出现的角色，不受玩家控制。他们或与任务无关，仅为丰富体验，或能通过互动打开全新剧情。近年来，这个概念被各大景区引入，今年更迎来集中爆发。景区内，这些由真人扮演的NPC角色，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创新呈现、传播历史文化，更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，成为地方文旅出圈的又一种流量密码。

尽管有时候也会被游客拒绝而冷场，但李万里始终乐在其中。他说，横店影视城内跟自己一样的NPC有很多，“大家的初衷都是一样的，希望能让游客在这里收获更好的体验。”

能“接梗”会“抛梗”

“来来来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‘大宋送冰员’为您送上来自1000年前的冰块，为您送清凉啦。”记者采访李万里时正值炎炎午后，一走进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园景区，就能听见李万里嘹亮的吆喝声传来。

走近一看，他穿着棕色的里衣和红色的外褂，头戴一顶四角形帽，俨然是宋

朝货郎的打扮。一旁的推车上插着几朵荷花和一把大伞，木制箱子内则放着几十块冰块，这是他要推销出去的“商品”。

宋朝的货郎为了介绍和推销自己所卖的商品，会用简洁的语言把所卖物品的名称、产地、质地等编成歌词，并配以一定的节奏和旋律，一边摇鼓，一边吆喝。李万里在演绎NPC时，也会根据角色提前做好吆喝词，并按照游客年龄大致预设几种可能遇到的情况，“比如碰到小朋友，互动回答时就会准备一些宋朝的诗句。”他说。

话音刚落，3名小朋友迎面走来，上前询问：“这里可以免费拿冰块吗？”“原来是为此事，当然可以，姑娘、少爷这边请。”李万里马上接话：“拿冰块可以，但还需回答一个问题。你们可知，宋代有一位词人李清照，谁能背一首关于她的诗词啊……”这般的有趣场景，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停留。

“其实，做NPC的演员通常都具备一定的表演基础，这样才能让自己和游客沉浸式融入其中。”李万里说，自己在横店影视城艺术团待了11年，除了扮演NPC外，还会参演景区内的小剧场演出，和团里其他人自荐自演一些小剧目前上传到网络平台，目前已积攒了150多万粉丝，可以说演出经验丰富。

但最重要的，还是临场应变能力。“每个游客给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，现场要能根据不同游客的反应快速做出符合自己人设的回答，不能被游客带跑偏了。”在李万里看来，和拍电视剧不一样，景区NPC在演好角色之外，碰到任何情况都要能“接梗”、会“抛梗”，避免冷场。

采访当天，李万里的摊位前聚集了很多人，记者发现一位游客趁他不注意打开箱子拿了一块冰。“喂，这位公子怎么私自拿冰，将军快来看。”李万里看到后，马上做出反应，大声呼喊十几米外正在景区门口扮演守城将士的NPC。听到呼喊



身着宋代服饰的李万里和游客互动。

共享联盟·横店 单冠定 摄

声，身穿铠甲的士兵也立马走了过来。他们和游客的互动让围观的人乐开了花。

不能被游客问倒

游刃有余的背后，不仅只是擅长“抖包袱”，更需要有充分的知识积累。

“姑娘，你可知《水浒传》中梁山泊上共有多少将士？”“108将。”“那你说出其中

一个人，我来给你讲讲他的故事吧……”演绎“大宋送冰员”这一角色时，李万里会通过向游客的一问一答，把更多宋朝文化融入其中，并向大家娓娓道来。

这些年，他演绎每一个NPC时都很用心。参演清明上河园景区《精忠报国》演出里的士兵、担任“我在横店当群演”环节的导演引导游客沉浸式体验现场拍戏、演绎景区送冰员角色……细数李万

成另一个颜色，一下雨又换色彩了。“这就需要用手铲一点一点刮，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经验值。”张旺的话匣子打开了……

变成最浪漫的事儿

傍晚5时，考古队员开始准备收工：拉油布铺探方的，收拾工具的……无不在催促着意犹未尽的我“快下班”。

白天捂住脑袋，人手一顶遮阳帽，这会儿大伙全扒拉下来，年轻的面孔一一展露——

我扭头就看到考古队员黄昱凯脑后拖着小马尾，晃来晃去，很“摇滚”。他掏出耳机，播放最喜欢的《河北墨麒麟》，身体不自觉跟着音乐摇摆几下。

渠怀贺抓上一把7000年的泥土，边走边几下捏出一个小泥人，朝我挥了挥说：“7000年的手办，如何？”恰巧村民路过，一眼瞅见，羡慕地凑上来问：“这是挖出来的文物？”“当然！”渠怀贺装作一脸认真地回答，转而又“嘿嘿”的笑，仿佛还是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少年……

一幕幕，跟我想象中的考古人全然不同，他们与土坑为伴，也要顶着酷暑寒冬，但年轻一代最旺盛的好奇心与最青

春的活力，将这个古老的行业装扮成另一种“诗和远方”。

我跟着这群“00后”考古人，一路嘻嘻闹闹，回到驻扎的营地，说是营地，其实是他们临时租用的村房，当地阿姨已为他们准备好一桌饭菜。

渠怀贺三两口就扒完一大碗米饭，一头扎进小房间，说要去享受考古之外的时光。

“今天挖出来的石刀太有意思了！”渠怀贺边说边拿出画纸，凭记忆把石刀设计成卡通战士的武器。房间一角，摆着一架去年新买的口风琴：“我跟着网课学了小半年，现在已初窥门径。”说完，他干脆给我吹上一曲赵雷的《我记得》。“最近我又开始学雕刻了，想把所有挖过的宝贝，雕刻成手办，让更多人看到……”渠怀贺规划着。

与渠怀贺的对话，我触摸到的是这群浪漫又坚定的人，更让人欣喜的是，越来越多的“00后”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拥趸。



陈 醉

